

# “上海出品”科技期刊纷纷突围破圈,记者走访编辑部发现 以专业深耕赢得重大成果首发



本报记者 邵阳  
实习生 计丹洁

《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IF)46.297,跻身世界科技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50强行列。

《分子植物》(Molecular Plant)影响因子突破20分大关,跃居植物科学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一。

《先进光子学》(Advanced Photonics)则以13.582的成绩完成国产期刊在全球光学期刊国际赛场上的首秀……

在这个炙热的季节,国际权威机构科睿唯安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CR)再次成为上海科技期刊高歌猛进的见证者。

日前,记者走访多家科技期刊编辑部,还原“硬核”崛起之下“上海出品”的探索及对未来的思考。

## 《细胞研究》

### 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

《细胞研究》,这本由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办的上海原创期刊,已在激烈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竞争中牢牢站稳脚跟。

这是个“十年磨一剑”的励志故事,刚过而立之年的它曾用了15年完成影响因子从2分到20分的跨越,又在短短两年间以一飞冲天之势,跻身世界顶尖学术期刊阵营。

去年影响因子25.617,今年又大涨近21分,可《细胞研究》主编、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理事长李党生却十分冷静。“这么多年来,《细胞研究》及其姊妹刊《细胞发现》始终是稳定向上发展。”在他看来,这条跨越的上扬曲线得益于影响因子的算法——新公布的影响因子,是用2019年至2020年所有文章在2021年被引用的次数,去除以这两年里所有文章数。

“2020年后,新冠疫情有关的成果‘爆发式’发表,产生了极高的引用数,是影响因子‘跳跃’的重要原因。”被科研人员称作“CNS”的三大刊《细胞》《自然》《科学》普涨近20分,主要原因莫过于此。

《细胞研究》编辑部也清楚,国际学术界,期刊也分“三六九等”,投稿人心中自有判断,一旦“定级”,往后很难动摇。科学家明白,什么样的成果投向哪一层级的期刊,“高攀”不了,亦不肯“委身”。这也是为什么李党生特别看重科学编辑的学术品位,将其视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哪怕到今天,科学家产生了高水平的工作,第一个想到的还是‘CNS’,这是人之常情。”他坦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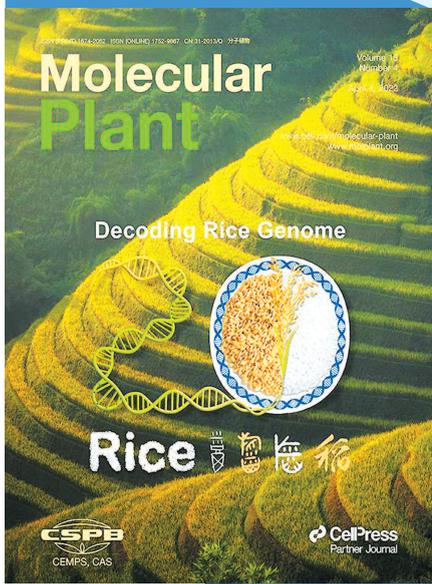
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在《细胞研究》发表的论文水平,已接近或达到“CNS”的标准。期刊的科学编辑们也通过和科学家群体的紧密联系,并全方位提升服务,让对方感受到《细胞研究》的诚意和潜力。“这是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但总有一天,科学家们考虑投给哪本期刊时,会将《细胞研究》和‘CNS’放在一起考虑。”李党生充满信心。

陪伴《细胞研究》成长了17年,李党生的思考早已超越这份期刊,开始摸索如何丰富“期刊生态”。“《细胞研究》为确保期刊质量,拒稿率超过90%,无形中也会对一些有潜力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关上大门。”后来,姊妹刊《细胞发现》问世,让那些相当优秀的成果也站到能够展示的舞台上。“当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该考虑建设稳定的生态体系。”他打个比方,宝塔需要基座支撑,若只剩“空中楼阁”,相当一部分有潜力的成果恐怕就要流向国外期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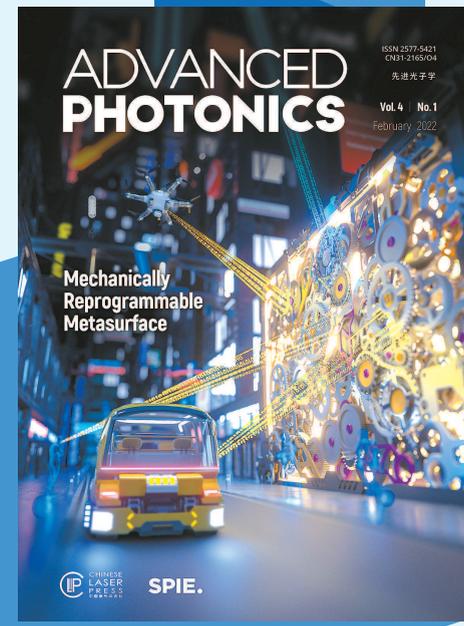
作为本土科技期刊的佼佼者,《细胞研究》也接待了不少“取经者”,李党生总是毫无保留地与同道分享,而他每次总会提到三个“正确”:用正确方式、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



《细胞研究》杂志封面



《分子植物》杂志封面



《先进光子学》杂志封面

## 《分子植物》提升影响力 更上一层楼

连续五年位居全球植物科学研究类期刊第二后,由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和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会共同主办的《分子植物》,今年以21.949的影响因子实现“更上一层楼”。

在《分子植物》常务副主编、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期刊中心主任崔晓峰眼中,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分子植物》科学编辑团队兢兢业业,始终坚持国际化办刊。从第二到第一,也是长期努力的回报”。

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的持续上涨,自然离不开我国科学家优秀的科研成果。从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发展看,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正成为欧美之外又一个植物科学研究高地,因而《分子植物》有了快速成长的沃土。“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崔晓峰表示,无论严寒酷暑,植物和农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扎根祖国大地,为了一个又一个“禾下乘凉梦”而努力,“我们要把科学家的成果及时报道出来,促进国内外科研交流,推动我国植物和农业科学的发展进步”。

《分子植物》在2020年也创办了姊妹刊《植物通讯》。“两本刊定位不同。”崔晓峰解释,前者自然对标顶级期刊,而“稍差一口气”的成果可转向“第二梯队”《植物通讯》。

当然,新刊需要经历阵痛。在当下评价体系下,很多科研人员不太愿意把

论文发到没有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好在,这种情况从今年夏天起得到改变——最新公布的期刊引证报告里,《植物通讯》获得首个影响因子——8.625,位居植物科学研究类期刊全球第七。

学科不断发展,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科技期刊也有“不进则退”的压力。对于科技期刊领域的竞争,崔晓峰并不回避——争稿源、争读者群、争作者群……“疫情下,我们丧失了原本在线下与科学家们交流的机会。这让我们转变方向,通过线上国际会议、论坛和讲座等来与科学家加强联系、争取更多重要成果首发权。”他介绍,今年《分子植物》首次举办植物科学领域“科研新星”的全球遴选,编辑部邀请全球十多位在领域里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担任评委,收到几十个国家的130多份“科研新星”的申请。

可喜的进步下,崔晓峰考虑更多的还是未来。“当前,我们高质量的数字化出版平台还未形成,已发表的大量优秀论文和相关科学数据都存储在海外出版合作方的数据库里,”他指出,“另外,我们同样面临国外出版集团在人才方面的竞争。现在,我们国内期刊吸引有较强学术背景的科学编辑,主要还是靠情怀、靠事业留人。”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编辑还是科研人员,都应该客观看待影响因子。“我们会不断提升期刊的学术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以此来提升影响因子,让它更好反映期刊的水平。”

## 《先进光子学》出道即高峰 做“龙头凤尾”

这是一份“出道即高峰”的刊物:《先进光子学》以13.582的影响因子完成国产期刊在全球光学期刊国际赛场上的首秀,并一举拿下光学类顶级期刊第五把交椅。

诞生于2019年的《先进光子学》由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主办、中国激光杂志社出版。创刊伊始,便获得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的支持,大家对这本新刊有着不小的期望——“高起点、旗舰性”。

《先进光子学》有两位共同主编,分别是深圳大学的袁小聪教授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安纳托利·扎亚茨教授。“要办好一本国际期刊,选方向和选主编是同等重要的。国际光学期刊领域实际是一片‘红海’,空白领域已然不多。要弄出一份有特色的刊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主编是刊物的灵魂,在办刊过程中主编的亲力亲为是非常重要的。”谈起《先进光子学》的“领航者”,中国激光杂志社总经理杨蕾不由竖起大拇指。

谋求发展的成长之路上,常能看到袁小聪忙碌的身影。去年夏天至今,他参与多场关于期刊的路演宣传。“主编亦像主播,要在学术界建立影响力;当然,也不可夸夸其谈,要低调务实。”这也是中国激光杂志社一贯的文化。在袁小聪眼里,编辑部气氛“严谨而活泼”,他乐于和年轻的科学编辑打成一片,自认“有的方面比他们还潮”。

新刊逐渐成熟,名声打响后,来稿日益增多,如何选择?“主要从创新性和重要性两方面考察,这也是我们办刊的核心标准。”袁小聪透露,领域内的原始

重大创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从0到1”的成果,或许《先进光子学》目前争取要颇费周折,“可‘从1到10’甚至‘从1到2’的成果,我们同样会慎重考量”。他表示,“从1到10”是指在重大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从“1到2”或许就是那些学科方面的小发现、小进步。“这些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实际上对应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从不同角度展现着光学领域的进步,共同构建《先进光子学》的丰富与多元。”

值得高兴的是,《先进光子学》的姊妹刊《先进光子学通讯》将在今年9月揭开面纱。杨蕾透露,目前已有4篇论文线上发表,短短三天就获得两千多次下载量。“未来,《先进光子学》将更多收录‘从0到1’‘从1到10’的学科重大突破,而姊妹刊则在重要学科应用方面形成互补。”

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所长陈卫标研究员看来,《先进光子学》来稿量飞涨,既是全球光学科研快速发展的表现,也反映了各国科研人员对中国期刊的信任度在快速上升。据透露,上海光机所在今年还将在综述领域发力,推出《光子学评论》,目标影响因子30分。“好的综述文章包含大量信息,不仅是对本领域的回顾,还有很多有见地的展望,对于国家和相关机构,是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

陈卫标一直记得卢嘉锡院士的话“科技期刊是科研工作的龙头凤尾”,光机所在发展基础前沿研究和科学工程应用的同时,从未忽视过科技期刊的工作。“我们会不断地抓热点,布局出版相应的期刊。”